

坐拥书城

◎陶建明

“但屈指西风几时来，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。”时光荏苒，不觉退休已近十载。我素无太多嗜好，鲜少远游，生活简朴如初，唯读书一事，自小养成，成了刻入骨子的习惯。故而常得闲静坐书房，于书卷间撷取无尽之乐。

自幼爱书，源于家学。曾祖父乃私塾先生，家中曾藏古书甚众，多为线装繁体，彼时读来，虽懵懵懂懂，却种下书缘。祖父亦好读书、善讲故事，我常缠着他讲，常在其娓娓声里沉入梦乡。他手捧书卷，架着老花镜，案头清茶一盏的读书身影至今仍历历在目。奈何“文革”风暴，浩劫之下，这些祖传典籍尽被视作“四旧”，付之一炬，痛心之极。

如今书房，是工作后方才建立。当年参军，随身仅带几册书卷。然部队纪律严明、整齐划一，私人书籍携带保管不便，便献给了连队。待提干，特别是调入机关工作后，深感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，为求知解惑，开始源源不断地搜集、购买所需书籍。我对书怀有一种特殊情愫，但凡遇见心仪好书或丛书，必毫不犹豫购下。每逢特价书市，更是不厌其烦，躬身淘选，总能抱回一捧“珍宝”。部队驻训或出差公干，别处或可不去，当地书店却非访不可，即便时间仓促，也要设法挤出片刻，也能淘得几本心爱之书。21世纪初，交流至连云港工作，夜市书摊林立，晚餐后信步其间，见猎心喜，便即买下。经年累月，书橱便日渐丰盈起来。

“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。”军旅生涯，岗位更迭频繁，早年并无书房，仅有一架书陪伴。爱人随军后，经历5次举家大迁。每次搬家，我首要之事便是将书郑重打包，确保一本不落；迁入新居，首要之事又是拆包上架，以便随时取阅。及至转业回乡，书籍竟装了六七只大纸箱托运。随着居所条件改善，终得一间正式书房，置办了体面书橱。此后又历经5次搬迁，其中退休后有两次。每次乔迁之前，我必精心选定、布置书房，务令这些“挚友”安然“入住”。

“旧书不厌百回读，熟读深思子自知。”清晨，拉开窗帘，任一缕阳光洒入书斋，泡上一杯清茶，捧读心爱之书，此乃一日之始的惬意。读到情境动人处，时而提笔记感，时而开怀大笑，时而热泪盈眶。夜深人静，或坐或倚，手执一卷，独自品味书中的人生风云、世态炎凉、悲欢离合。于我看来，书籍所予远不止知识、思想、力量与智慧。它们更能为平淡如水的生活注入激情，亦能在喧嚣浮躁中予人一方宁静，让人得以沉潜下来，细品人生百味，收获恒久喜悦。

“读书以自娱，不强所不知。”此乃陆放翁晚年读书“自娱”之悟，深得我心。它启示我们，老年读书，求知固然重要，更是要在字里行间寻得乐趣，滋养心神。我已养成睡前必读的习惯，哪怕只两三页。尤其在辗转难眠之时，读着读着，不知不觉倦意便悄然袭来。偶有躺下半小时仍难入眠，索性起身，至书房开灯小读片刻，再回床榻，反易酣然入梦。何故如此？古人早有明言：“书为引睡媒。”诚哉斯言！这或许正是我沉醉于书海、乐在其中的一个生动注脚吧。



◎子穆

五年,五十年

◎程然

就像母亲会给人留下很多记忆一样，母校也是如此。

时间要回到50年前，而首先浮现在脑海里的是校门前的操场。操场不在校门内，是因为学校在农村中，操场与农民共享，时常可以看到农民晾晒的稻谷或玉米。那就是一块原生态的地皮，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踩得结实了，撒上种子是能长出庄稼的。而因为没有庄稼，所以晴天一片浮尘、雨天一片泥泞。尤其是在雨天，我们把操场上的泥土带进教室，教室就有了操场的印记，成了上不成体育课的慰藉。当然，更多的时候，操场上人头攒动，放两堆衣服做球门，就可以踢足球；抱些稻草铺在地上，就可以跳高；打篮球的从来不嫌篮板破旧；练田径的从来不嫌地不平。也就是在这块操场上，我跨了人生的第一个栏——100米低栏，但教我的不是体育老师，而是数学老师。

学校的鸟真多，有麻雀、乌

鸦、伯劳、白头翁等。它们一天到晚叫，从这个枝头到那个枝头，有时还站在教室的窗台上。学生们，特别是男同学，对鸟感兴趣的大有人在。口袋里藏着弹弓的人，眼睛早就瞄着鸟，想象着它落下来时的情景。也有想捕捉幼鸟的，会从老鸟飞行的轨迹中猜想着在哪儿找到鸟巢。也就在某一个星期天，我和同学扛着梯子第一次上房，掏了一窝麻雀。当然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对鸟有兴趣，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学习不感兴趣，上课只是为了等待下课的铃声。

所以，在那个年代，我们这些学生是很少有人把心思放在学习上的。有把癞蛤蟆放在女同学抽屉里，引起尖叫的；有把作业本撕下来，叠成纸飞机，射来射去的；还有在教师板书时，从窗口翻身出去，不知去向的。

但就在整个教室常常乱成一锅粥时，只有一个人，那个在讲台上的还在娓娓道来，或者在教育我们

如何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，或者在演算着 $(X + Y)$ 的平方等于多少，或者在给我们分析鲁迅的小说《药》……他们不是没有对我们发过火，也不是没有苦口婆心地开导过我们，但是面对我们这些无可救药的学生，他们觉得唯一能做的就是仍然站在讲台上。他们是不是觉得放弃了讲台，就是放弃了我们，放弃了这一切？所以，他们像一棵棵树一样守在那儿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好像要为我们这些冥顽不化的孩子们挡住些什么。他们当中有教我们政治的强老师、孙老师，教我们语文的吴老师、周老师，教我们数学的冒老师、胡老师，教我们物理的马老师，教我们英语的刘老师，教我们体育的丁老师……有一位大科学家说过，教育就是忘记了在学校所学的一切之后所剩下的东西。我剩下的就是上面的点点滴滴，尤其那些坚守在讲台上的我的老师们。

我的母校叫“如皋城南中学”，我在那儿读完初中和高中，一共五年。

听故事

◎孙同林

前不久，有幸拜访了抗美援朝老兵朱锦福老人。

今年92岁的朱锦福老人1948年7月参军入伍，当年的他只有14岁，报名时，登记人员问他为什么当兵，他稚气地说：“家里弟妹多，到部队上才能吃饱饭。”想了想又说：“当兵日后才会有出息。”天真的话语惹得大伙儿一阵笑。因为年纪小，组织上安排朱锦福先在区游击队当了一名通信员，一年以后升入正规部队，成为新四军七团的一名战士。1952年，身在嘉兴的朱锦福得到抗美援朝的消息，他跟战友们一起积极报名赴朝参战，成为24军的一名战士，并在火线入党组织，这一年他才18岁。

从嘉兴去朝鲜，他们乘坐的是一列罐子车，车速缓慢，闷在车厢里17个昼夜。虽然憋得难受，但战士们一个个热血沸腾。列车来到丹东的时候，他们身上只有一身单衣，在

冰天雪地里被冻得够呛，部队给每人分发了一套棉衣，他们随即又赶赴朝鲜。过了鸭绿江大桥，又经过数天的夜行军（为避空袭，他们只能夜间行军）来到东元山，正值国内过年，部队准备让战士们吃上一顿猪肉，不料，放在外面的生猪过了一夜，全部冻成了“冰猪”，连队只能剁成一块块“猪肉冰坨”分给战士。这时，命令下来了，要他们迅速行军赶到指定的地点集结，战士们只好一个个把猪肉拎在手上行军。“提着猪肉过年”成了朱老永远的记忆。我们听者也都动容。

朱老后来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。他说敌人的飞机天天轮番轰炸，大炮不时轰击，山头被炸矮了两米，石头全成了碎片。他们的部队转入坑道作战，战士们轮换着到洞口阵地坚守。坑道的一边用于走人，另一边用来码放牺牲战友冻得结实的遗体……由于双方的火力封

锁，生活用品供给十分困难，缺食物，特别是缺水，为了抢水，许多战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。

1953年2月27日夜，一颗炮弹在朱锦福身边爆炸。老人轻松地说，自己很幸运，没有被炸死，只是造成头部、肩胛、腿部多处受伤。伤势太重，朱老被送到后方医院治疗，后又转回国内，先后治疗9个多月。等出院的时候，朝鲜战争已经结束。因残复员以后，朱锦福成为一名基层干部，他曾担任过村副业场场长、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等职。退下来以后，只要一有机会，朱老就到学校、机关，为干部群众和学生讲述历史、讲英雄的故事。

朱锦福老人现住小康村，虽然已是92岁高龄，但仍精神矍铄。朱老老伴是退休老师，儿孙满堂，一家人幸福美满。他常说幸福是靠打拼出来的，只有祖国强大了，才能保障老百姓的幸福生活。